



坐听一窗春雨声

□ 林海平

起初是听不见的。

你得先静下来，把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念头，像收起晾晒的衣裳一般，一件件摘下、叠好，轻轻放进抽屉。而后，你才能听见——那第一声，不是“滴答”，也不是“淅沥”，是极轻极细的“沙——”，似蚕啃食桑叶边缘，又如毛笔尖锋刚触到温润的宣纸。

紧接着，雨声渐密。不再是单声的“沙”，而是“沙沙沙”连成一片，层次分明。雨打在瓦片上，是清脆灵动的“嗒嗒”声，像有人用指尖，不紧不慢轻叩空瓷碗。落入院中老樟树叶间的，便沉厚几分，“噗噗”作响，恰似母亲在灶前，温柔拍打着面团。最妙的是雨丝斜斜飘向窗玻璃，声响化作“簌簌”，裹着湿润的水汽，缓缓滑落，在玻璃上绘出转瞬即逝的弯曲线条。

我推开半扇窗，一股清冽、混着泥土与青草气息的风扑面而来，凉丝丝的，带着春日独有的微甜和清润。巷子对面人家的灯早已亮起，昏黄柔和的光晕透过雨幕，像一颗被水浸润的暖糖。灯下人影晃动，应是那家阿婆在灶台前忙碌，隐约传来锅铲轻碰的脆响，与雨声交织，丝毫不显突兀，反倒成了这雨夜交响曲里，一段踏实温暖的人间烟火间奏。

这雨声最是勾人思绪，听着听着，心神便飘向了远方。想起儿时春夜，雨打老屋天井，声响更盛，哗哗如无数小瀑布倾泻。我总搬着小板凳，坐在堂屋门槛边，看雨线在青石板上溅起银亮水花。祖母坐在身后竹椅上，就着十五瓦的昏黄灯光，纳着仿佛永远纳不完的鞋底。钢针穿过厚布，发出绵长的“嗤——嗤——”声，与窗外雨声一内一外、一缓一急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那时总觉得，雨夜本该如此：有雨声，有灯光，有祖母手中细长发亮的针线，那线，仿佛能将雨夜的寒凉与不安，都密密缝进温暖里。

“吱呀——”一声，对面木门轻开。一个身影裹着雨衣，推着自行车走出，车后座绑着大大的保温箱，是外卖小哥。他利落地跨上车，橘黄色的身影很快融入了迷蒙的雨帘，只有车头小灯在雨丝中划出微弱却坚定的光弧。车轮碾过水洼的声响，转瞬便被“沙沙”雨声吞没。

心头忽然被轻轻触动。在这众人皆愿躲进屋内听雨的夜晚，总有人要步入雨中，奔赴生活赋予的、湿漉漉的旅程。他的雨声，不在窗内，而在肩头、在脚下，在每一份需要准时抵达的承诺里。

窗台上的茉莉被雨水涤荡得青翠欲滴，叶片油亮，托着几颗晶莹水珠，颤巍巍不肯坠落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诗：“春雨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。”此刻入耳的，便是这情书被风翻阅时的沙沙声响。它写给苏醒的泥土，写给萌动的草芽，写给巷口憋了一冬、爆米粒般花苞的桃树，也写给灯下盼归的人、雨中奔波的人，写给所有在春日里，怀揣或甜或苦的心事，默默前行的人。

不知何时，雨渐渐小了，从“沙沙沙”重回最初的“沙——”，而后是更长的静默。世界忽然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探身望去，巷子湿漉漉的，像一块刚拧过的深色绸缎。路灯光晕里，雨丝几不可见，空气中满是清甜湿润的气息。对面阿婆家的灯，早已熄灭，万物都似沉入雨后安宁的梦境。

我关上窗，玻璃蒙着一层薄薄水雾。伸出手，无意识地轻轻描画，竟划出一扇小小的、歪扭的窗。透过这扇手绘的小窗，我看见被雨水洗净的世界，也看见窗内，被雨声抚平心绪、归于平静的自己。

原来，我们听了一夜的雨，雨也听了一夜的我们。在它无边无际的温柔声响里，所有心事都被悄然接纳、悄然抚平，化作明日叶尖上，一颗将坠未坠、澄澈透亮的晨光。



一盘香椿炒鸡蛋

□ 郭令瑶

小时候，老家院子里长着一棵香椿树。每到春天，三婶总会炒上一盘香椿尖。那时我不懂为什么要吃树上的叶子，也不喜欢那股浓烈的气味，就像小时候不爱吃芹菜、茴香一样。

不知从哪一年起，我忽然格外想念香椿，便跑去超市询问。超市的姑娘笑着说：“姐，这都立夏了，香椿芽早过季啦。”之后好几年，我每年都去问，却年年错过。大概是我心里的春天，总比时节来得晚一些。香椿悄悄发芽，等我真正感觉到春天时，它早已枝繁叶茂，不再是可食的嫩芽了。

小区超市的姑娘心细，从去年开始，香椿一上市，她就主动发消息提醒我：“姐，香椿到了。”就这样，我终于吃上了魂牵梦萦的香椿炒鸡蛋。

香椿芽捆成一小把，紫红色的茎，鲜嫩的芽叶。回家用沸水轻轻焯烫，切碎后拌入打散的蛋液，只加少许盐，下锅炒熟即可。满满一盘，香气浓郁，配上一张烙饼，一口下去，满是春日的滋味。

家人不理解我为何如此偏爱这一口，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。小时候明明那么讨厌香椿的味道啊。

我想，大概是童年心思单纯，味蕾只接受纯粹的甜、香、辣，而香椿的味道层次丰富、气味浓烈，格外独特。这种独特味道在孩子口中，便是一种“异香”。成年后的味蕾，如同成年人的世界，经历过百般滋味，变得复杂，却也更具包容，对味道的感知也悄然改变，正如成人与孩童看待同一件事，态度往往大不相同。

又或许，我想念的不只是一把香椿芽，而是它独特气味所牵起的回忆。在那些回忆里，我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，香椿的味道里，藏着我熟悉的童年时光。一盘香椿炒鸡蛋，是我怀念过去的方式，也是我连接童年与故乡的纽带。

又是香椿发芽儿的时候，又到了充满生命力的季节。我在岁月的这一头儿回首，又见到了那个站在树下，仰着头看三叔摘香椿芽儿的小女孩儿……